

§ 美麗的邂逅

有些事 一輩子也不會遺忘，有些人 你時時想念著。

Dear Atle

The reference which Dr Montgomery wants is

M. L. Mehta, "Random Matrices"
Academic Press, N.Y. 1967.

Page 76 Equation 6.13
Page 113 Equation 9.61

Showing that the pair-correlation function of zeros of the ζ -function is identical ~~which~~ with that of eigenvalues of a random complex (Hermitian or unitary) matrix of large order.

Freeman Dyson.

1972年4月，年輕的蒙哥馬利(Hugh Montgomery 1944~)與Atle Selberg(1917-2007)短暫就黎曼猜想交談後，

Selberg 建議他與Freeman Dyson (1923-2020)碰個面。

在1960年代 Dyson 研究隨機矩陣理論，描述原子內部的統計分布。

聽到蒙哥馬利關於黎曼函數零點的統計分布，Dyson 馬上發現與自己多年前的研究是相同的東西。

「從不同的方向得到相同的結果。」

「這顯示我們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如果我們了解了，那可能很明顯，但是現在它是一個奇蹟。」Dyson 如是說。

喝個下午茶，這美麗的邂逅喝出了奇蹟。

純數學與核物理在這裡相遇。

左邊是1972年Dyson寫給Selberg的信。

正想給尼古拉寫一封信，就收到牠邀我到小魯的美食館喝下午茶。

小魯的美食館在科博館內的古典玫瑰園。

我走進美術館內二樓，就聞到濃郁的玫瑰香氣。

擺滿玫瑰花的 Cafe，眼裡一片豔紅。

只見小魯、莫妮卡、尼古拉已入座，莫妮卡一身淡雅。

跟上次的淘氣狡猾相比今天顯得睿智優雅。

小魯：

這是莫妮卡你們見過面了。莫妮卡在科博館當義工，恰好遇到，她就跟過來了。

尼古拉：就是個跟屁蟲。

「嗨！是妳，又見面了，真意外。妳與小魯是朋友？」

莫妮卡：

「我跟小魯是在他的美食館認識的，他說今天有聚會，我就跟來了。」

小魯號稱是美食者、享樂主義，其實並不是，我才是不折不扣真正的享樂主義。

來一杯微微特南果。來自瓜地馬拉，有特殊的花果香與甜味，甘甜順口中略帶些許酸味，能喚醒你的腦細胞。」

莫妮卡淺嚐一口後遞給我，杯沿還留著香氣。

我被莫妮卡的舉動嚇到了，多年後，談及此事。莫妮卡說，她印象中完全沒有這回事。

「上次在 Eros 還真瘋狂，尼古拉那天是怎回事，好像跟我不對盤。」莫妮卡淺笑著。

「小魯不是有話要跟吳忻說嗎，妳今天怎麼話那麼多。」尼古拉給莫妮卡一個白眼。

小魯：

無妨，難得見面，大家暢所欲言。還有，這裡也不適合跟小吳說靜坐冥想的事。

「妳在科博館哪一廳當義工？」我禮貌地問道。

莫妮卡：

「生命科學廳，一樓展覽古生物，展期到今年 4 月 28 日。有空過來看看。

我研究古埃及文物，對古文明、外星人...反正愈古怪的事我愈有興趣，您不會覺得我是甚麼奇怪的人吧。

聽說您是數學家，數學家就是有點古怪。」

「數學家 真不敢當。話說回來，妳與李嫚熟嗎？」

「多年前曾經在同一個屋簷下待過。」

看著莫妮卡這樣的香豔美女，我有點不知所措。

莫妮卡看我遲疑了那麼久，淺笑起來「咖啡涼了。」

「我對古埃及最深刻的印象是印和闐(Imhotep)，妳有研究嗎？」我真的尷尬了。

「不是埃及豔后嗎？(莫妮卡狡黠地輕笑。)

據說五千多年前，埃及的印和闐(Imhotep)寫了艾德溫-史密斯莎草紙卷軸(Edwin Smith Papyrus) 且在孟菲斯(Memphis)建立了醫學院。

醫院的遺址還在，您去過埃及嗎？或許找個時間我們一起去。」莫妮卡一臉無害的樣子。

不過埃及最近可能不適合旅遊，埃及收容了百萬計的難民，以色列似乎要驅趕加薩人到埃及，說是為了人道主義。

這話題也未免轉得太快了，這就是莫妮卡。

「好像美國說，為了人道主義埃及應該收容加薩的難民。」小魯難得有機會插話。

「人道主義就是個屁。」尼古拉也不干示弱。

埃及，人類古文明的搖籃正面臨政治、經濟的困境，在東西方的衝突中。

(註：(1)埃及調查報告 (2)埃及能絕地逢生嗎 (3)古埃及的茉莉蓮)

去年 12 月 29 日，南非提交了一份長達 84 頁的訴訟，[狀告以色列](#)違反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在南非的訴訟報告中，大量的引用了以色列官方的反人類發言。

看到南非的訴訟，以色列怒不可遏暴跳如雷！

南非有關種族滅絕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南非就是哈馬斯的幫凶，他們在與恐怖組織合作。

內塔尼亞胡說我們沒有殺人，是哈馬斯一直在屠殺以色列人。

他悲憤地說：一個恐怖組織對猶太人犯下了大屠殺以來最嚴重的罪行，而現在卻有人以大屠殺的名義來為他們辯護……真是厚顏無恥。

內塔尼亞胡一臉的憤怒、屈辱、悲哀、悲傷…

他的眼神中充滿了要捍衛正義的決心，他堅定說他要維護人類的良知！

美國怎麼說？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

我們認為這份訴訟毫無價值，適得其反，完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法國和英國呢？他們說我聽美國的。

印度呢？印度這一次從一開始就站隊以色列。

在一個國家框架之內，是有法律和正義的。

而對於國際社會來說，那就是西方主導的叢林世界，是弱肉強食。

哪裡有什麼國際社會的正義？

那只能在童話裡。

「你想喝咖啡，想找人聊天的時候，可以隨時找我。」

離開古典玫瑰園的時候，莫妮卡是這麼說的。

回到家我才想起來，沒有問尼古拉是不是李嫚的護衛。

還有李嫚為什麼說牠瞋念太重。

而且「多年前曾經在同一個屋簷下待過。」到底是甚麼意思。

因為莫妮卡在場，我也沒辦法問尼古拉關於李嫚的任何事情。

晚上下起小雨，音樂在空中迴旋。

是誰在敲打我窗 是誰在撩動琴弦

那一段被遺忘的時光 漸漸地迴昇上我心坎...

我給尼古拉一封 email，約牠到美術館前的草地相會。

後記：

1. 年長的朋友也許記得當年戴森的暢銷書「宇宙波瀾：科技與人類前途的自省」「全方位的無限」「想像的未來」
2. 從[質數到核物理 Hilbert-Polya conjecture](#)
3. The Lost Tomb of [Imhotep](#)